

達邦樹禮讚

吳岸著

砂勝越華文作家協會出版

達邦樹禮讚

吳岸 著



犀鳥叢書之十五

達邦樹禮讚

作者：吳岸

出版：砂勝越華文作家協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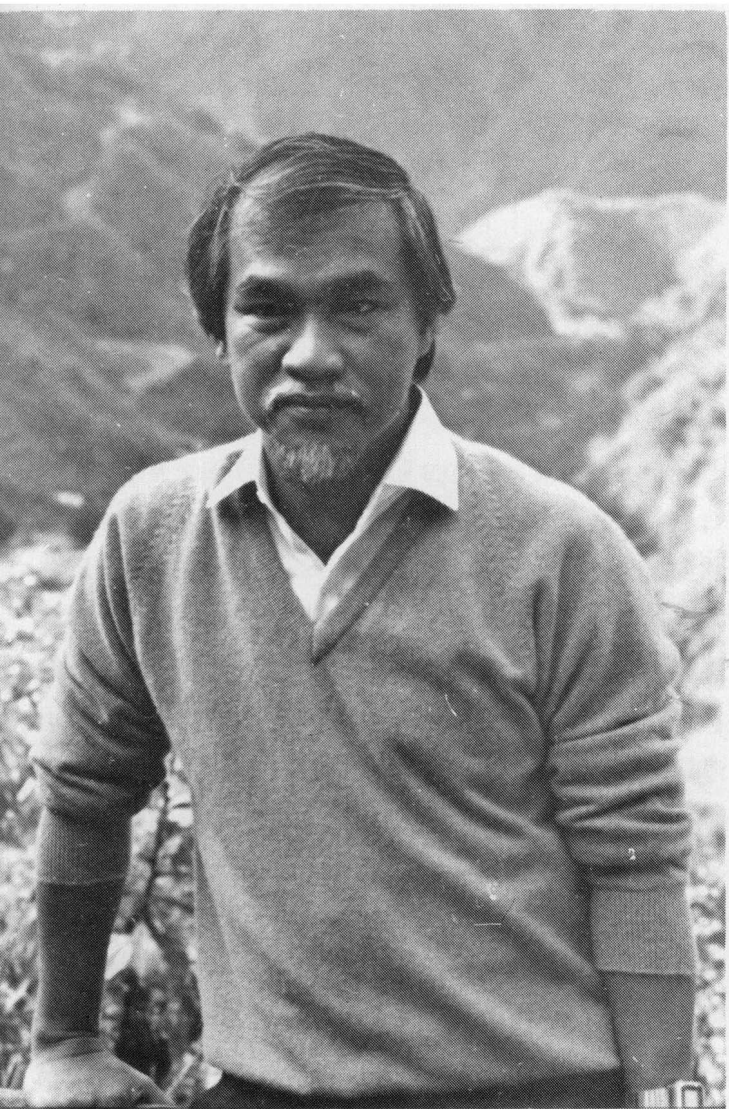
印刷：砂隆印務有限公司

**SADONG PRESS SDN. BHD. . LOT 2259, SG. PRIOK,
93150 KUCHING.**

版次：一九九一年三月第二次印刷

定價：M \$10.00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作者近影

序

方修

讀了吳岸的「達邦樹禮讚」的書稿，我想起吳岸的詩論。他的詩論不是寫在稿紙上，登在報刊上，而是寓於日常的閒談之中。好幾次晤面聊天，他總是喜歡談詩，談他對於詩的看法，對於讀詩的體會，對於寫詩的心得等等。他的見解多有獨到之處，似乎自成一個小體系。如果寫了出來，我想就是一冊本地的艾青詩論了。

他提倡眼寬手高。認為現階段寫詩，題材不妨盡量放寬，技巧應該盡力提高。這話，我曾在另一篇短文中介紹過，現在看來，仍然不失為一種頗新鮮的、有見地的主張。

他也提倡表現形式多樣化。本來，表現形式的多樣化，也是屬於提高技巧的範疇，但吳岸常常是特別當作一個重點來提出的。他說，近年來，一些文學藝術發達的國家的詩人，創作手法日新月異，多姿多采。同樣的事物，同樣的題材，可以從無數不同的角度着手來寫，形成了詩歌

創作上的一個大躍進。相形之下，一般詩歌理論反而蹉乎其後。本地作者，豈可不急起直追，趕上時代？

藝術創作，貴乎創新，那是自古已然，中文詩也沒有例外，歷代詩人，寫作手法總是時時刻刻在推陳出新的。譬如朱慶餘的「洞房昨夜停紅燭」，表面上是新婚燕爾的閨房記趣，真正的意圖却是請求水部郎中張籍向都中名公巨卿推荐他的大作；魯迅的散文詩「臘葉」，難倒了許多詮釋者，結果有人發現要把「病葉」看成作者自己，把愛護病葉的「我」轉為另一個人——「愛我者」，全詩才讀得通。近日從梁羽生的隨筆中看到五十年代中國某詞人的一首「念奴嬌」，借用象棋名手王嘉良的口氣來寫棋壇三傑：「人道楊李多才，一時瑜亮，與我成三傑。我縱輸楊能抑李，請試老夫黃鉞」，粗看起來，好像是詞人本身在自彈自唱，其實却是在讚揚王嘉良的功夫。這樣的構思，也可以說是別出心裁的。可見前人作詩，不論古代近代，新體舊體，手法總是力求獨闢蹊徑，多些變化。至於近年來這方面是不是有了更加可喜的突破，更加豐盛的收穫，我因讀詩不多，（詩論更少接觸，）實在不甚了了，但我相信吳岸的話。因為詩是他的專門，讀得多，鑽得深，一定持之有據。

吳岸曾表示他無意把他的詩論寫成文章，但要以創作實踐來宣述他的主張。現在，他是作出成績來了。他獻出的這一冊他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〇年間的一系列詩作的

結集——「達邦樹禮讚」，可以說是他的一冊形象化了的新詩論著，他的重要的論點，幾乎都體現在這裡面。

翻開這一冊詩集，你會看到詩人所寫的大多是一些平常的、細小的題材：一個不眠之夜，一條小小的人行道，一株荒郊的含羞草，一個獨脚的小旅客，或者旅遊途次的江邊、渡頭、舟畔，以至夜車上、機艙內、山道中等等，然而技巧却是十分的純熟；即使是十行八行的短句，也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例如「華燈」，詩人寫旅客在吉隆坡大街上遇劫的一瞬。背景是這京畿之內最熱鬧、最現代化的旅遊區的夜市，車水馬龍，燈火如畫，影院前巨幅的霓虹燈廣告的壯觀令人驚嘆這個大城市的進步與繁華。然而，就在這時候，「朋友」，一個陌生人的招呼，「請幫個忙」。你回頭，適才的驚嘆變成了「啞然的驚駭」——

一把匕首

向你腰間

微閃着青光

於是——

滿城的光燦

一刹那都

黯了……

古人所謂「詩中有畫」，指的大概就是這麼一種描寫生動逼真，畫面鮮明得幾乎觸摸得到的作品吧？

處理題材的手法，透視物象的角度，作者也確是靈活多變，不拘一格的。同樣是寫一個人的離群索居，「牆」、「靜夜」、「人行道」、「一盞小燈」等幾首，就各有不同的畫面；同樣是懷念或追悼之作，「波浪」、「古箏」、「六弦琴·小孩」、「淚在我心中落下」諸首，又各有各的表現形式；同樣是記述舊雨或親人久別重逢時的百感交集，「星遇」、「重逢」、「松」、「秋之夜」等篇，有的明寫，有的暗喻，有的是淺露的實錄，有的是朦朧的象徵，也完全是迴異其趣的。

再如，詩人處處顯示他對於生活的信心，對於美好的渴望，但表達的方法多種多樣，不一而足。在秋之夜終了，隱隱敲響的是「金閣寺的晨鐘」；當長夜不眠，一盞如豆，聽到的是「牆外風雨」、「萬馬奔騰」；而清明佳節掃墓之後，看到的是「灰烟瀰漫處，數不盡黃黃白白萬千點，像花兒，滿山開遍」；那鵝江中的舟兒人兒，看來好像已經葬身於波濤洶湧之中了，可是——

待到浪起時
却只見
馬來母女倆
手把槳兒
笑吟吟
坐在浪峰上……

緣景生情，物我雙會，隨手點染，皆成佳篇，也輒產生新

的表現形式。

不過，我總覺得，我們能夠愉快地讀完這一冊詩集，能夠始終有興緻欣賞詩人吳岸優越的創作技巧，這和詩作本身的思想內容是分不開的。隨便舉書中一首短詩「椰頌」為例，作者的筆觸伸展到泥土內的椰樹的根——

根

深植在悲哀的泥土里

默默地

把大地的眼淚

釀成瓊漿玉液

形象是突出的，角度是嶄新的，那確是一首好詩，但它的好，正是建基於作者對於「悲哀的泥土」，對於「大地的眼淚」的深刻的認識或真實的感受上。這種情形使到作品和現實生活有了聯繫，使到作者和讀者大眾的距離拉近。因而，詩作所吸引住讀者的，實際上已不單單是出色的藝術技巧，有一半還是堅實的思想內容。

有些「清高」之士，一見到人家提及作品的思想內容就心驚胆戰或咬牙切齒，總欲藉口藝術和思想是兩碼事而把思想內容問題擠掉。據我看，藝術形式和思想內容，不但永遠無法分割，而且還要隨着時代的推移而愈來愈顯得密切關聯。現在的讀者大眾，和徐志摩、李金髮、戴望舒等人時代的讀書界不同了，他們對於詩歌有了更高的認識和要求。形式看來優美而內容蒼白貧弱的作品，已經不易

引起人們的共鳴。如果篇數少，偶爾在報刊上出現一兩首，也許有人還有興趣看看；要是整冊詩集，成百首詩，連篇累牘都是言之無物的東西，一般讀者就不會有太大的耐性了。只有形式與內容兩皆上乘，結合得好的詩集，才能使到大家欣然終卷，感到真正獲得一次藝術觀賞上的享受。吳岸的這一冊「達邦樹禮讚」，就是這種現象的一個實証。

（一九八二年一月四日）

永遠的紀念

——寫在[達邦樹禮讚]付梓前

吳岸

我在星馬遇見過一些年紀與我相仿的文友，我們過去雖未曾謀面，但却一見如故，好像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一樣。原來我們大都在五十年代後期開始踏上文學道路，或多或少在杏影先生編的「文風」及「青年文藝」上投過稿。回想當年大家曾是熱情奔放的青年，而今却已兩鬢添霜，不免都感到世事的滄桑，友誼的珍貴。大家寒暄之後，漸漸的又不期然沉默起來，在沉默中心裡都在懷想着一個人——杏影先生。

這時，常會有一兩位朋友這樣問道：

「吳岸兄，你和杏影先生一定很熟吧？」

「不，我沒有見過杏影先生。」我連忙回答。

我的回答，總使對方感到意外。

我的確未曾見過杏影先生。

一九五七年初，我開始嘗試在「文風」上投稿。我的習作很幸運地被採用。不久又接到杏影先生的來信。他那

用毛筆蘸了藍黑墨水寫在粗紙上的幾封短簡，親切而有啓發性，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可惜都已在流離中失落。記得其中有一封稱讚我那首「黃昏的詩」，說它感情真摯，風格新穎，並鼓勵我繼續努力。所以此後我又陸續給「文風」投稿。

大約是在一九五九年，堅石先生來古晉訪問時，建議我把在「文風」及本地報刊上發表過的詩作收集成書。他的建議加上其他友人的鼓勵，終於促成我編「盾上的詩篇」。詩集篇就後，交給堅石等星洲友人辦理，自己對它並不存太大的期望。一九六一年初，有一天，我意外地在「文風」上發現杏影先生的長文「拉讓江畔的詩人」。杏影先生在文中說：「我有機會最先讀到吳岸先生的最初的一本詩集是快樂的事。」原來他已親自爲我校閱了詩稿。他對我的詩的評價是我始料所未及的。當然，我並不以爲我的詩有如他所說的那樣好，但我深深感到他對我的愛護和提携。六二年底，「盾上的詩篇」面世，杏影先生的這一篇推荐文章即成爲代序。

此後由於生活的變動，我也不再投稿「文風」，同杏影先生也不再有聯絡。正如我在詩集後記中所預言：當時是「處在一個偉大的時代，拉讓江在奔騰，江畔已經出現許多詩人歌者，在高唱雄壯的歌，於是這個集子裡的聲音就自然要變得更微弱，更微弱了」，在生活洪流的衝擊下，我逐漸地竟至於把杏影先生所熱忱推荐的自己的詩集，

也給淡忘了。

我是在杏影先生作古兩年後，才得悉他的死訊的。杏影先生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去世的。

許多年以後，我在星洲與李向君一次閒談中，聽見他這樣說：

「在杏影先生所寫的所有序文中，『拉讓江畔的詩人』是最長的一篇。杏影先生是以發現一個天才的那種喜悅和熱忱來寫那篇文章的。」

聽了李君的話，我感到很慚愧，我知道，我已辜負了杏影先生的厚望了。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中旬，我與田思君到星洲，在女作家石君家裡作客，那晚在座的尚有李向、林臻等幾位朋友。林臻君一向最關心我的文藝創作，每次見面，就要問我有沒有新的作品，「告別森林」有沒有寫完？（那是我在六十年代初所寫的長篇敘事詩，只寫了四章，沒有完成）。那天晚上他見到我，就將我拉到一旁，從口袋裡掏出兩張影印的稿子遞給我。我打開一看，是兩首十四行詩，作者署名差它，詩末註明之寫作日期爲一九六五年十月廿八日。林君告訴我，這兩首詩是當時一個文藝刊物所收到的稿件，後來那刊物停辦，所以他將它保存起來，屈指算來已將近十五年了。因爲這兩首詩「與我有關」，所以將它交給我。

這兩首詩的內容是這樣的：

（一）

盾上的詩篇是一株花，拉讓江畔的詩人
是一支舞。你多年來的熱愛並不白費，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你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按耐不住內心的歡欣，你要舞，你要飛。
在莊嚴的文壇上，你高高地舉起那株一樹的芬芳，
你說是罕見的花，為什麼不說是奇蹟？
你又隨着心的跳動，那快樂的節拍，歡舞滿場，
你說是因花的正常，為什麼不說是自己辛勞的成績？
是感動着你那顆園丁的心，是第一次看到你舞的天才。
算了，那些現在不再開花，你曾經小心照顧過的，
追求的根不長，立志的基不堅，時間只好把他們葬埋。
開墾着僅有的地，你手裡有多少種子在握着？——
幕不會下，舞不會終場，花不會孤冷一角，
啊！誰願開花朵朵，讓舞接下去，以另一個風貌。

（二）

沒有見過你的臉，你的臉是雨季裡明朗的太陽，
沒有握過你的手，你的手是黑夜裡有力的閃電，
沒有聽過你的聲音，你的聲音是海底深處的浪，
沒有摸過你的心，你的心是地球上屹立着的山。
牢記着別人對你的口頭流傳，儘管多瑣碎，
再追着細讀你那久久才出現一次的文字，在心中

豎立着對你的敬重，下一次是上一次的一萬倍，
而多少指路牌自己却先倒塌了，不再逼氣凌人。
掙着雙重的痛苦，你一樣生活，你一樣工作，
只有年青人純真的笑語，才是你的心靈的慰藉，
你多希望年青人能像花一樣，在祖國各處盛開朵朵，
你可爲那些丟下一個聲名就悄悄溜走了的惋惜，

歷史小心地把你的每一滴血汗收集起來，
爲了製造一個永恒，讓它活着你現在的光彩。

「盾上的詩篇是一株花，拉讓江畔的詩人是一支舞」
，當這首兩句在不太明亮的燈光下最初躍入我的眼簾時，
我感到頗爲驚奇。這就是林臻君所說的「與我有關」吧。
但當我繼續讀下去時，我明白了，差它先生的這兩首詩是
致給杏影先生的，雖然詩中沒有提到杏影先生的名字。不
論作者是否真的沒有見過杏影先生，他對杏影先生是相當
瞭解的。在第一首詩裡，作者顯然以杏影先生在「拉讓江
畔的詩人」一文所表露的感情爲基礎，刻劃他對青年的愛
心和熱忱，以及在看見自己辛勤耕耘所取得的成果時的喜
悅與謙虛。作者在第二首詩裡着重表達了對杏影先生的敬
重和景仰。而兩首詩都同時表達了杏影先生對青年作者的
懇切期望。他希望青年人對文藝工作能持之以恆，不要半
途而廢，要能像花一樣在祖國盛開。

差它先生寫這兩詩時，杏影先生尚健在。現在却成了
對杏影先生的紀念；而詩中所述杏影先生對青年作者的期
望，對每一個曾受他的人格沐浴的作者，如我和許多見面

或未見面的「老朋友」，永遠是一種鞭策。

今年五月，我在新山遇見李壽章等幾位文友，八月初，「讀者文藝」刊載了李君致給我的一首詩，題為「水湄城的寒夜」，詩中有這樣兩句：

在詩人的微笑裡

我們讀到杏影先生的心聲

這對我可說是過譽了，其實我在文學上的成績微不足道，與杏影先生之所期望，相去太遠。我唯一可以告慰杏影先生的，就是雖經歷世態炎涼和坎坷的人生，而對文學依然執着。但我並不辛勤，許多時候甚且靜止不前，所以十多年來，作品寥寥可數，其中近年來所寫的部份，就收在這本即將付梓的『達邦樹禮讚』裡，算是對杏影先生的一點紀念，也當作對關心和愛護我的朋友的致意，不過這些詩，感情都比較深沉，沒有昔日的豪情。

杏影先生畢生致力於培養文藝接班人，他雖離開我們十五年，但環顧今日星馬文壇，他是應該感到慰藉的，知名作家如李向、林臻、堅石、李販漁、甄供、原甸、忠揚、吳天才、高青、魏萌及李壽章等都在文壇上鍥而不捨，時有作品出現。李向與甄供兩位，還繼承了杏影先生的工作，在辛勤培養文藝後進。應該說，從這班朋友對文藝的執着，對生活的熱愛，對後輩的扶掖及對人類未來的信念，「我們讀到杏影先生的心聲」。

李向君在杏影先生逝世一年後寫的「紀念杏影先生」一文中曾這樣寫道：

「他做的工作是看不見的，但他的努力絕不會白費，大自然的造化也是看不見的，可是突然間百花齊放，你才知道春天已經來到人間。」

到那時候，人們將看到杏影先生的不滅的光輝。

一九八一年九月廿五日於古晉